

七日談 (香港篇)

大暑，只消山水光中，無事過這一夏

何志平

大暑小暑，上蒸下煮，下周二即大暑。夏杪熱烈，暑盛至極，夏天終於走到了最後，但它的滾燙和沸騰猶大也。

昨夜瞬間狂風肆虐，電閃雷鳴，大雨傾盆而下，好似對驕陽怒火的不悅，又像對世間某些現狀的不滿。今早起，一瞬清涼，足以讓頭頂的炙熱稍稍懸浮，世界未變，只是多了一抹沉靜，讓人得以喘息。

夏日的暑氣還纏着街巷，氣溫並不比昨天低，但更不比明日高，香港整座城宛若一個巨大的蒸籠。酷熱、海風與不時的大雨相互較量着，濕熱無比。空氣像被灌了鉛一般，沉甸甸的，黏糊糊貼在皮膚上。行人個個步履匆匆，影子拖在地上，像被熱蒸汽拽住的嘆息。此時若遇涼茶鋪，來一碗神清氣爽的廣東涼茶，無疑是件極為愜意之事。

香港涼茶其實既不涼，也不是茶。而是本地人根據氣候、水土等特徵，以中草藥結合中醫養生理論，所開發的一種具清熱解毒、生津止渴、祛熱除濕等功效的傳統保健飲品。相傳東晉時期，著名道學醫藥家葛洪來到自古被稱為「煙瘴之氣溫」的嶺南，悉心研究各種溫病醫藥，因地制宜炮製了各式涼茶。各代傳人後經不斷改良，形成了底蘊深厚的涼茶文化，迄今在香港已傳承逾百年。由香港民政事務局連同廣東省文化廳與澳門文化局共同提名，二〇〇六年，涼茶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它不僅僅是香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更意喻一種生活態度和文化特徵。

我雖是西醫，但從小到大都是喝涼茶長大的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香港涼茶鋪如同現今的便利店，樓下街巷隨處可見。當時很多單身男士南下來港打拚，孤家寡人沒錢看病，更沒家人煎藥，每當感冒發燒，便會到涼茶鋪飲碗涼茶，便宜有效，回家歇一歇即可痊癒，所以涼茶以前在香港又被叫作「寡佬茶」。涼茶也並非單一配方，以及只夏天飲用，而是一年四季皆順應天時，根據不同節氣靈活採用不同配方，各適其宜。如廿四味、火麻仁、夏桑菊、五花茶、野葛菜等，視乎個人體質需求等使用不同藥材。人們春分飲涼茶除瘴防瘟，大暑飲涼茶祛熱降火，立秋飲涼茶滋潤祛燥。每一碗，有苦有甜，耐人尋味。

那時祖父有位老朋友廖伯公，懂醫卜星相，是一位奇人，且與我家淵源頗深。他戰後到了香港，我們兩相往來甚勤。每次他來，祖父都集齊兒孫媳婦，逐一給其檢查，有病醫病，無病補身，如需吃藥，則現場開方。廖伯公寫藥方，字體潦草，如天師畫符，我們怎樣都辨別不出幾個字來。他從我很小之時，就斷定我的身體結構異常燥熱，即所謂容易「上火」，要經常喝苦茶。他說苦茶清熱，能保持內臟和諧平衡，對我有益，我由此小小年紀已習慣於喝苦茶。實際上，我更多貪圖的是伴送苦茶的涼果。舊時送苦茶的涼果有兩種，加應子和杏脯，可自由挑選。這種取捨選擇，對尚是小朋友的我不失為一種樂趣。

廖伯公成了我家的家庭醫生，我十四五歲了都未看過西醫。直到中三那一年，港大醫學生來到學校給大家做體格檢查，算是我人生第一次看西醫。至於打針食西藥，我及至赴美留學後才真正接觸。然而當時我雖人在美國，但



一有病痛，吃的仍是家中遠渡重洋寄來的中成藥，或中藥沖劑。可能這種浸着微苦與韌勁的滋味，就是始終如一初心不變，無論身處何方永遠深埋心底的家的味道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從美國回港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跑去涼茶鋪飲涼茶。誰知十六年後，涼茶鋪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模樣，我喜歡的王老吉、黃碧山都找不到了，涼茶不似以前那麼苦了，廖伯公也不在人世了。曾經熟悉的街頭老店，如今亦皆物是人非，再尋不回昔日一絲痕跡，獨留悵惘忽而經年。從前香港人飯後常去涼茶鋪，那裏也是年輕人拍拖約會之地。有「馬尾」「飛機頭」，有青春飛揚，大家在涼茶藥香和收音機、點唱機中傳出的悠揚樂聲中，消遣享受漫長夜晚。

現在咖啡店興起，涼茶鋪不再是年輕人聚腳之地，可惜的是還有不少忠實擁躉。要知一碗好涼茶，除了正氣作業，煲製也要花不少心機。其藥力全靠火候，每次要煲足五六個小

◀香港深水埗石硤尾的「美荷樓生活館」還原的涼茶鋪場景。 中新社

時，且煲製過程不能離人，要用竹棍拌勻，保持藥材味道均勻。煲好之後，還要焗上一段時間，等待藥味滲出。眼下還有人願意煲，有人樂意喝，每一口，品的不僅是味，更有情與道。

前一陣子，我還堅持每天飲兩杯涼茶，卻發現還是一樣的燥

熱，想來涼茶對我已經失效了。如果廖伯公還在世，不知他會開一張什麼藥方？畢竟人是老了。在這熱人悶人倦人的酷暑，我大部分時間總是待在室內，一卷書，一壺茶，雖然不時會望望窗外的綠樹藍天，但夏天的熱和風，終究還是被空調隔離消散。炎炎夏日，也終將完成自我，隨着大暑到來化為下一個季節的微涼，正如這世間草木，榮枯自有時。

我只消山水光中，無事過這一夏。如果說童年時的小暑雪糕，可讓我偶爾卸去心頭繁雜事，追尋片刻休憩與輕鬆釋然，那麼大暑時節更像一種提醒，炎暑有盡，時光無垠，從前只是從前。哪怕再捨不得放下，今年這個夏天也不可能重來。盛開的荷塘，喝過的涼茶，終將留存記憶之中，回憶就是回憶，過去不值得細看。我們唯有靜待清秋，等風來，追風去。

大暑。 心靜，舉世皆安！

逸興壯思 飛越深藍

——從山東艦航母訪問香港憶起

方友德

—

7月3日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航空母艦山東艦，導彈驅逐艦延安艦、湛江艦及導彈護衛艦運城艦組成的航母編隊，開始在香港震撼亮相，寰宇矚目，海嶽歡騰。

山東艦是我國完全自主設計的航母，長度有3個足球場相連（315米），寬度75米，甲板有兩個足球場面積（1.5萬平方米），排水量近7萬噸。

訪港5天中，成千上萬香港同胞從山頂、高樓、海濱以及登上艦艙巨艦甲板遠觀近察，親切撫摸。站在碼頭邊抬頭仰望，這龐然大物像座移動的鋼鐵宮殿，船體比20餘層的高樓大廈還要雄偉高聳。甲板上超過36架殲-15戰機整齊排列，待命出擊。艦上有3600多個房間，住着指揮員、艦員、飛行員及通信、醫務、維護、食堂、管理、海水淡化等後勤保障人員。其中有多位女性官兵。話務班10名女兵一天最多處理3000餘次電話。她們與男兵一樣要完成高強度訓練，大都是百裏挑一的高學歷颯爽女傑。

我看過一個航母視頻，飛行員從甲板彈射起飛，戰機像離弦的箭衝上藍天。那一刻，我已經思潮澎湃，熱淚盈眶。

翻開中國近代戰爭史冊，兩次鴉片戰爭，甲申中法海戰，甲午中日海戰，中國均以失敗告終，從而被迫與列強簽訂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平等條約。中國的失敗都與沒有強大的海軍相關。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，有遼闊的藍色國土和海洋資源。當代世界，海軍領屬權的競爭，已成為國家實力、國際地位的重要標誌。

二

為了紀念中法馬江海戰，我曾含淚撰寫一篇《馬江怒海 昭忠之魂》的祭文，發表後收入拙著《青春作伴好還鄉》書中。

當我來到羅星塔下，憑欄臨海，前朝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怒海鏖戰，如在昨夕，浮上腦際。「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」在這馬江海底，還有多少艦炮沉沙，等待打撈磨洗；還有多少忠骸沉魂，等待祭奠憑弔！

1884年7月12日，法國政府進軍台

北未果，向清朝政府發出「通牒」：必須在7天內「撤軍」、「賠款」，否則將佔領福州馬江港口作為「擔保品」。接着便派出軍艦，以「遊歷」參觀之名，陸續開進馬江港內。清廷為了議和，不僅要求海關「隆重接待」，而且下令福建水師各艦：「不准先行開炮，違者雖勝亦斬。」對峙月餘，福建水師處於法艦圍困狀態，情勢十分危急。福建水師官兵紛紛請纓求戰，以求自衛，得到回覆仍是：「無旨不得先行開炮，必待敵船開火，始得還擊。」無異要求福建水師坐以待斃。

是時進入馬尾港的法國軍艦有10艘，火炮77門。中國軍艦有11艘，但大部分為木頭製造，沒有裝甲保護，火炮也只50餘門。

8月23日中午，法國軍艦派員通知開戰時間。福建海疆大臣張佩綸聞報大驚，命令精通法語的福建船政工程師魏瀚乘船前去法艦，告知中國尚未準備好，要求次日開戰。而法軍司令孤拔卻下令向魏瀚來船開火。當天中午，中法馬江海戰爆發。馬江海戰歷時近30分鐘。福建水師9艘軍艦被法軍開炮擊沉，兩艘也因重創而自沉。據不完全統計，福建水師陣亡將士逾700人，從江裏撈出400多具遺體。

日暮時分，殘陽如血。炮聲已歇，硝煙未散。漫江都是斷樁折桅，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着英雄的屍體和破碎的船板，浪花流不盡的是中華淚，民族血！

滾滾「閩江」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

中法海戰開始，法艦密集炮火對準中國「揚武」號旗艦。「揚武」管帶受傷乘艇離艦，駕駛官挺身而出，駕艦左閃右避，並指揮開尾炮精準擊中法國旗艦司令台，斃敵6人，司令孤拔負傷。「揚武」號後遭法國魚雷艇圍攻沉沒。

振威號也遭三艘法艦圍攻，彈痕累累已經傾斜，管帶許壽山率全艦官兵開足馬力衝撞敵艦，中途鍋爐中彈爆炸，船沉瞬間，許壽山從容拉開引繩，轟然射出最後一炮。

福星號管帶陳英，在炮彈紛飛的甲板上指揮開炮。身邊衛士對他說：已有軍艦向上游撤退，我們是否也退？陳英怒目圓睜斥說：「男兒食祿，當以死報，今日



◀中學生在錨泊於維多利亞港的山東艦飛行甲板上合影。 新華社



▲殲-15艦載機在遼寧艦上滑躍起飛。 新華社



▲7月4日，錨泊在香港的山東艦。 新華社



▲首航試驗中的中國海軍福建艦。 新華社

之事，有進無退！」

馬江海戰是一部沉重的戰史，是役各艦管帶（艦長）力戰陣亡者有許壽山、陳英、林森林、葉琛4人。4位艦長都是馬尾船政學堂培養出來的海軍軍官，同時皆為福州鄉親，個個臨危不懼，滄海橫流，盡顯英雄本色，所有福州人民無不為之驕傲和崇敬。

三

2005年4月5日，清明節，我的一位金門籍遠房堂叔，退役後來福州探親訪問。我陪同他們伢僑到馬尾，在羅星塔下參觀中法馬江海戰遺址，近代海軍博物館、馬尾造船廠，最後一起來到供奉中法海戰中罹難將士靈位的昭忠祠。

昭忠祠坐落於馬限山東麓，背後群峰蜿蜒，猶如旌旗起伏。幾門當年的岸炮靜立於江風之中，700多個幽靈的怨氣令人鉅心刺骨。祠堂中有當年管帶、水兵、醫生到伙夫、僕人、舵工的靈位，這是馬江海戰慘敗最為令人痛心的人證與物證。他們或是武將文士，或是市井草民。戰爭爆發那一刹那，或許同仇敵愾，或許驚慌失措，或許慷慨迎敵，或許血濺江中。然而，半個小時之內，所有的人都被鎖定同一個結局，猛烈的炮火炸斷了他們人生的無數可能。從此，他們只能永遠地定格在這裏，日夜聆聽馬限山的松濤，仰望暮色中的羅星塔。

我發現堂叔對這段銘刻着民族奇恥大辱的前塵往事十分痛心，對大陸把這些

英靈供奉得如此尊崇十分讚賞。他仔細地觀摩展廳裏的沙盤、地圖、照片、拓片，認真地讀念着祠堂裏的一副副對聯。接着我們又一起來到馬江海戰烈士陵園，墓台上有圓頂雕花四柱石亭，亭中墓碑上兩行大字：「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 馬江諸戰士埋骨之處」。馬限山下的大墳長49米，寬近11米，高1米左右。墳中的屍骨分中右3排，上中下3層。長方形的墳墓是一個略帶弧形的平面，狀如軍艦甲板。因為正值清明，台前石階上放着許多群眾祭奠的鮮花和花環。我與堂叔伢僑趨前三鞠躬後合影留念，表示兩岸同心祭奠先烈的虔誠。堂叔這時無限感嘆地說：「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海軍就會受人欺凌！」

四

2012年，當我國首艘航空母艦「遼寧」艦橫空出世，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倍感自豪。昔日滄海橫流，列強恃堅船利炮，裂我國土；今朝巨龍昂首，寰球驚看東方大國。遼寧艦初試鋒芒，破解百年之沉寂，開啟進軍深藍之序曲。

曾記十餘年前，遼寧艦航母上，殲-15戰機完成歷史性起飛時刻，一個標誌性手勢動作（航母style）走紅網絡，風靡全國。這就是艦上指揮員以半蹲姿勢，右手拳縮伸出食指和中指，指向飛行甲板前端。這個動作是「允許起飛」的信號。這個簡約而富有力感的手勢引起全國

成千上萬青少年的模仿。一位外國記者疑惑不解。我向他解釋說：如果你們到過馬尾昭忠祠，了解我們這段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慘痛歷史，你就能夠理解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渴望擁有自己的航母了呀。

一支強大的海軍，關乎國運興衰，深藍之路，承載民族復興夢想。山東艦繼踵而起，鑄造完美之肌體，展示自主之實力。而近日網上又傳來佳訊，福建號航母即將入列出征，排水量近9萬噸，從航母滑躍邁入電磁彈射時代，單日艦載機出動可達300架次。鋼鐵甲板的延伸，丈量着一個民族向海圖強的足跡。當電磁彈射的藍光劃破海平面時，中國海軍已駛向更遼遠的深藍。

三艦成軍，如定海神針，擎天砥柱，拱衛萬里海防。鐵甲犁波，劈開千重巨浪，銀鷹嘯日，刺穿九霄雲裳。

我曾請教名家，此艦非在福建船廠建造，何因大名叫「福建」號？承蒙分析，一為中法海戰甲申之殤，就在福建馬江，含有百年恥辱今朝洗雪之意；一為寶島台灣，於今尚未回歸，警懼島中少數蠢蠢欲動數典忘祖的不肖之徒。誠哉斯言！偉哉中華！

向深藍進軍，決非一朝一夕之功，乃幾代志士嘔心瀝血，蹈海圖強，始得圓夢今朝，鑄就海上長城。廣續前輩榮光，民族精神相傳，長風破浪直驅深藍，人民海軍英勇威武，守護國泰民安，捍衛天下和平。我欲因之逸興過飛，豪情萬丈，呼朋喚友，金樽對月。老夫聊作少年遊矣！